



刘玉峰 著

山村复仇记

山村复仇记

刘玉峰 著



山村复仇记

刘玉峰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16.5印张 插页2 396,000字

1984年1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0册

书号：10113·154 定价：1.20元

内 容 说 明

《山村复仇记》初版时分上下两册。现经修订，在文字上作了一些加工与删节，将章节标题统一体例，并为一册。

这部小说是描写广西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的。主人公王群、徐翠、黄干和一批青年干部，投入火热的剿匪斗争。他们在土匪十分猖獗的环境下开展工作。初期，我地方武装力量较弱，王群等同志组织和发动群众，粉碎了敌人的暴动计划，挖出了暗藏的敌人，随即转入了主动，配合大军的进剿，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把万恶的匪首全部生擒活捉，消灭了匪患。

小说内容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斗争尖锐复杂，情节变化曲折，引人入胜。

装帧：邵伟尧

目 录

第一章	区长	(1)
第二章	虎斗	(25)
第三章	鼠射	(51)
第四章	探讯	(66)
第五章	渣滓	(86)
第六章	夜战	(112)
第七章	战后	(140)
第八章	觉醒	(169)
第九章	秋征	(193)
第十章	女谍	(215)
第十一章	被围	(229)
第十二章	暴行	(257)
第十三章	入党	(285)
第十四章	遇刺	(306)
第十五章	斩爪	(326)
第十六章	祭灵	(349)
第十七章	初捷	(370)
第十八章	斗智	(396)
第十九章	路遇	(415)
第二十章	搜山	(435)
第二十一章	穷追	(453)
第二十二章	雪恨	(476)
第二十三章	伏法	(492)
第二十四章	前进	(506)

第一章 区 长

太阳高高地悬在天心，象一炉溶化了的钢水，发射出炙人的高热。阳光洒在美丽的漓江面上，江水闪烁着万道金光，静静地向前流动。

这天，是阴历的六月十五。按照当地的习俗：每逢二、五、八日成圩，人们正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向着漓江北岸的一个圩镇走去。高低不平的石道上，崎岖难行的山径上，沿江的黄沙小路上，江边的沙滩上，到处是人们行进的行列。赶圩的人，有的挑着箩筐，里面放着土特产和瓶瓶罐罐，准备卖了土特产，买回一些油、盐、酱、醋之类的调味品；有的手里提着各种颜色的小布兜，准备买一些牙刷、针、线、电池之类的日用品。许多妇女，用一条条绣着精致图案的宽大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尽管肩上还挑着箩筐，也走得快步如飞。孩子睡着了，小脑袋歪向一边，流着口水，妈妈也不去理他。因为太阳很猛，好多人都举着当地出产的、涂绘着色彩鲜艳图案的油纸伞。远远望去，人群中五光十色，很是好看。山乡里，显示着沸腾的生活景象。

圩场在镇子中间的大街上。两座险峻的石山，一南一北地屹立在镇子的前后。南边的一座，紧紧地靠着江边，它那宏伟的身躯象一个巨人一样，弯着身子，插入江心。就在这座山的下面，碧蓝深邃的水面上，渡船来来往往，从南岸过江的人，走下渡

船，沿着青石阶梯，通过一个幽雅的凉亭，再向前走几十步，转弯，进入一座小圆门，就是圩场了。

人们一进小圆门，大都要停下脚步，抬起头，踮起脚尖，不知张望着什么；前面的人没走，后面的人又上来了，于是，畅通的街道给堵塞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古庙。庙门顶上，有着已经褪了色的、斑驳点点的三个大字：“天后宫”。大门和墙壁上的颜色经过不知多少年的风吹雨打已经剥落将尽了，留下一片紫一片红的碎块。年纪大一点的人，长年从这里经过，曾经千百次地看见过它，现在令人觉着新奇的是：在天后宫的门口，多了一块崭新的、油得耀眼的黄木板，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第二区人民政府”。人们一面张望一面惊异地说：“上个圩还没有哩！”

“是刚刚挂上的！”“真神气！”消息灵通的小伙子，用着得意的神情，向人们传播着：“听说来了个新区长啦！”

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黄木板上时，也就很自然地会发现：木板旁边的石狮子门枕上，坐着一个人：他二十三、四岁，身材高大，穿一身带有油污的灰制服，抱一支三八式大枪，精神饱满地在吸着旱烟。随着人们的注目，他也不住地仰着头，睁大双眼，满意地看着面前的人群，间或看看木板，现出一种喜形于色的自豪感来。他对这块因新任区长的到来才挂起的木板招牌，也同别人一样感兴趣。不同的是，他比赶圩的人心里更愉快，因为只有他才清楚：这块木板招牌，标志着二区的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由于新任区长的到来，区政府在起着急剧的变化。不是吗？要不是新区长来，他，一个整日钻在厨房里的炊事员，有什么资格可以拿起枪来呢？一想到这里，他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忙收起烟袋，郑重其事地拿好大枪，摆好姿势，象一个解放军那样守卫着区人民政府。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向着议论纷纷的人们

叙说一番，但，他想起了，区长曾经向他讲过，一个革命战士，要懂得保密的道理。于是，他警惕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双目炯炯有神地巡视着四方。

大街上，赶圩的人拥来挤去。人群中，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干部，从东边圩场走来。她上身穿一件合身的黑细布便衣，下身穿一条灰色的土布西式裤子，脚上穿一双草鞋。身上挂着一个不大的紫色小口袋，口袋中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本子、文件和一些牙膏、口盅之类的日用品，袋口露出一本卷成圆筒的书，似乎是刚刚才塞进去的，最惹人注目的是，她肩膀上挂着一支用花灯心绳子系着的光闪闪的驳壳枪。她的右手紧紧地握着枪柄走得很快，头发迎着微风掀动，拍打着象被露水润泽过的红苹果似的脸儿，显得英姿勃勃，威武异常。

围在区政府门口的人们，被这位女同志匆匆走来的脚步声惊动了，纷纷转过头来，望她一眼，闪开了路。有几个认得她的人，向她打着招呼。女同志笑嘻嘻地答应着，但一步未停地穿过了人群。走到门口，她却停住了步，望着门口的青年人。

不等她开口，青年人就抢前一步，迎着她喊了一声：“徐翠！”徐翠用手巾抹了一下脸上的汗，随口问一声：“老胡！你在门口做什么？”说着，她眼睛忽地瞟向黄木板，一种新奇的感触，轻轻地爬上她的心头。

老胡说：“区长要我在这放哨。”说完，又很神秘地凑近徐翠，低声说道：“新来了一位区长，你知道吗？”

徐翠一听，更加压抑不住她心头的激动了。忙问：“什么样子？”不等回答，又问一句：“区长在哪？”“在他屋里。”老胡的话还没有落音，徐翠就一面迈开大步，跨上石阶，一面说着：“我去找他！”

徐翠在解放前，是桂北农村一个地主家中的丫头，参加过桂北游击队，解放前夕入的党。解放后不久，地委派她到县妇联工作。二十天前，因为主力部队集中剿匪，代理二区区委①书记、机枪连的冷指导员，随连队离开了二区；而当时的区长不是党员，县委才决定派她到二区担任妇女主任的。在党内她负责支部书记的工作。她到这里不久，就到靠近土匪活跃地区的莫家山村去，领导那里的民兵与群众，监视着敌人的活动。

昨天，她收到区里叫她回来研究工作的信。从信中她知道新来了一位区长，名叫王群，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这消息，使她激动得一夜没睡好觉。她猜想着：新来的区长，一定是一位三、四十岁，很有经验的老同志，这样一来，工作可就好搞了。她反复地思考着：见着这位区长时，区长将会问她些什么，她应如何回答，应该提出些什么问题，要求区长指示？她的脑子一直在翻腾欣喜中交并着希望、焦急与惶恐。这种特殊心情，使她迫不及待地要看到区长。

进了大门，左边，也就是靠河的一边，是一排陈旧的房间，这便是干部宿舍。中间有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徐翠就住在紧挨会议室的房间。右边是一个大殿，大殿旁边，是一座残破的大房子改修的四间小木板房，其中与徐翠住室斜对门的一间，就是区长室。

徐翠一到院中，没有顾得上回自己的房间，就跑向区长室。她敲了敲白杉木板房门，里面回答一声：“请进来！”她轻轻地推开了门。就在这一瞬间，徐翠惊呆了：在她面前，除开十来个农民外，连个老干部的影子也没有。她的目光，迅速地落在一位伏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的青年干部身上，因为他面向窗户，只能看到他的侧面。他象一位姑娘似地，脸皮白中带红，柔和细腻，

① 区工委——即区工作委员会的简称。是广西解放初期代表党组织领导一个区的临时性组织。

看去最多不过二十一、二岁。当对方放下笔，转过脸时，她更加清楚地看出，这位年轻的新任区长，有一双精明闪光的眼睛，黑亮整齐的弯眉，椭圆型的脸，显得十分清秀。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他的衣服仍然是穿得很整齐，甚至脖子的风纪扣也紧紧地扣上了。当她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时，不知为什么，她刚刚那股活泼热情的劲儿，突然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阵心跳，热血骤然涌了上来，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

王群一回头，只见面前站着一位女同志，不由地也怔了一下。他匆忙地打量着对方：一张丰满红润的圆脸，衬托着一双正向他注目凝视的大眼睛，颊上潜伏着的两个酒窝，忽隐忽现，乌黑而厚实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从头到脚，给人一种朴素、泼辣、活泼而美丽的印象。这副脸型多么熟悉啊！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吗？不！没有见过。他想起了前两天在县委会听过徐政委的详细介绍，她莫非就是徐翠？于是，他立即站起来，走上前去伸出了手：

“我是王群，你……”

“我是徐翠。”徐翠答应着，心情慌乱地伸过手去。

“来，这边来！”王群请她到里面坐。

为了不打乱王群与农民的谈话，也为了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她没有向里面迈步，只是说：“你们先谈，我把东西放下再来。”随着，拿起东西，回转身去。

她刚刚走了两步，就听到王群在讲话了。她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倾听着那刚毅坚定，与他的相貌不十分相称的声音：“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这些地主老爷们可能是看到国际形势有了点变化，想跟我们捣蛋。不用怕，政府一定给你们作主……”

她站了一会，才慢慢地走近自己的房门。这时，几个农民已从王群房中走出。她不由地回转头来，只见手拿草帽和雨伞的农

民，正一步一回头地要王群止步。王群把他们送到院中，又最后一次地嘱咐着：“回去讲给地主听，就说是我讲的：政府的法令要保护佃权，坚决不准退佃！”他用手狠狠地向下一劈，表示着他的话是不可动摇的。几个农民点着头走了出去。

新任区长与徐翠的想象距离太远了，她心目中的老干部，一下子变成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由于变化的太突然，她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是那么年青，仅仅比自己大一两岁，他能担负起自己心目中的老干部的重任吗？……

徐翠走到自己房门口，房门没有锁，想必里面有人，她用手推开了门。一位十五、六岁，生得小巧玲珑，穿着一身短小的士林布学生装的小姑娘，笑嘻嘻地跳过来，伸手搂住徐翠的脖子，发出清脆的叫声：“徐翠姐！你回来了？人家正想你哩！”

小姑娘名叫石屏，是解放后才从学校出来的初中三年级学生。她是第一批参加青年团的，对实际革命斗争的向往，促使她离开了仅仅差几个月就要毕业的学校，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不久前，她被分配在二区担任青年团的干事。她和徐翠同住在一个房里。在政治上，徐翠是她的老师，在文化上，徐翠又是石屏的学生。因此，两人感情很好。

石屏松开手，继续说道：“徐翠姐，来，帮我们评一评，看谁的观点正确。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能打起来，李奇却说很难讲。”石屏说着话，就跑到窗前去倒开水。

石屏一闪开，徐翠这才清楚地看到：床边还坐着财政助理员李奇。这时，他已站起来与徐翠让坐了。徐翠接过石屏递过来的开水，放在桌上，与李奇打着招呼，同时，仔细地打量着李奇的表情，思考着如何回答石屏提出的问题。

引起徐翠深思的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个个子矮小、脸胖胖的财粮助理员，是一位留用人员。解放前，他是国民党乡公所的

干事，与我们地下工作同志有过联系，供给过情报。解放后，虽然工作表现还老实，可是政治上不开朗，胆小怕事，旧职员的工作作风太严重。因此，徐翠和石屏是不大喜欢他的。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他们往往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每当双方的意见发生矛盾时，总是李奇先让步的。徐翠很清楚，他的低头认输，并不能说明他的思想已经通了。现在，她听了石屏的话后，为了不使李奇太难堪，便很婉转地说：

“是很难讲，只要蒋介石、美帝国主义这些反动派存在一天，就不敢保险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她边说边放下自己的雨帽、口袋，“不过，目前是打不起来的，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帝国主义还不敢发动大战。”

李奇揣摸着徐翠的意图，顺水推舟地点着头说：“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

石屏却以轻蔑的口吻重复着李奇的那句话：“对，对，徐翠同志的分析挺正确！”然后紧迫地追着问：“你不是刚刚还说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吗？怎么又改了口？”虽然，她的态度显然是在开玩笑，但李奇却感到十分难堪。

徐翠一听，就情不自禁地接上去说：“那是敌人造谣，不要信那一套！”说到这里，她忽然转过话头问道：“你们近来听说过什么谣言吗？”

李奇眨巴眨巴着眼睛，没有做声。石屏却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我刚从乡下回来。谣言可多啦！讲得最多的就是刚才我和李奇争的这个问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打起来，国民党就要反攻大陆了；还有人说，李宗仁、白崇禧要回来过中秋节哩！哼，我才不信那些鬼话！还有……”

徐翠掏出了小本本，记录着石屏的话，心中不住地打着算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反复的宣传，怎么还有不少人

担心呢？现在，象李奇的见解，说明了我们的干部也受到谣言的影响。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但，采取什么措施呢？对目前形势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呢？从国际形势联系到下面的工作，应作出什么样的正确结论呢？她一时还有些模糊。如何回答这个难题，不由地使她想起了王群，于是，她翻开小本本，在准备与王群交谈的问题中，加上一条：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问题。

徐翠经过与李奇和石屏的交谈后，初见王群时的那种紧张心情，已慢慢安定了下来。此刻她又去找王群。一进屋，还没坐下，就和王群同时抓住了桌子上的热水瓶。

王群说：“我来！”

徐翠说：“我自己来！”

王群开玩笑地说：“这里我是主人。”

徐翠仍不放手，闪动着两只大眼望着王群说：“从时间上来讲，我是主人，你才来三天，我来二十天了。”

在这简单的对话中，王群很敏感地觉察到，站在他面前与他争辩的这位女同志——他今后工作中的助手，有一种与自己很相象的性格。于是他让步了，伸手接过杯子，用和解的口吻说：“是的，我们都是主人！”

两人面对面坐下来，望了一阵开水杯上袅袅上升的白汽之后，王群就开门见山地说：“怎么样，谈谈下面的情况吧！”因为，他刚刚听到一些农民反映地主有退佃、不遵守减租法令等行为，微微地感觉到，下面有一种不平静的空气在波动着，所以急于想听听刚刚从乡下回来的徐翠的意见。

徐翠早已掏出了自己的小本本在翻动着，听见王群问了，忙抬起头来，用征询的语气问：“从哪里谈起呢？”

“随便谈吧！”王群说。

于是，徐翠又望了一眼小本本上写有“基本情况”几个大字的那一页说：“我在那个行政村^①，是由三个自然村组成的，离这里三十五里。主村叫莫家山，在三个村的最南边。这个村，三面靠山，东面是一条小河，形势十分险要，因此，农会就设在那里。靠西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巢山，东北角的一个自然村叫黄山。巢山问题不大，黄山是土匪出山必经的路口……”

王群感到徐翠的神情有些拘束，就从中插上一句：“这样说，你是在虎口里住着啦！”

徐翠随口答道：“说在虎口里住，有点过火。不过，我常想，住在莫家山这鬼地方，真是同在悬崖上行走似的。”

“那末，你讨厌这个地方吗？”

徐翠感到对方似乎误解了自己，就忙辩解说：“不，不，你把我的意思弄错了。我只是说有危险，丝毫也没有讨厌它。相反，我很爱这个地方，才二十天，我和很多干部、民兵都搞熟了。”她见王群满意地笑了，又高兴地说下去：“其实，说危险，也并不太危险。这个村是我们区的老重点了，一解放，解放军的机枪连就驻在那里，那里的民兵、农会，是全区组织得最早，也是最好的。”她一时忘记了工作中的困难。

王群问道：“除了农会、民兵外，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呢？”他加重了语气，“我说的是特点——在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抓住特点，抓不住特点，就会迷失方向。”

徐翠稍为想了一下，回答道：“我想，莫家山的特点是三多……”

王群顿时情绪高涨起来：“三多？喏，有意思！”

徐翠接下去说：“第一，干部、民兵多，第二，地主恶霸多，

^①行政村，即土改后的小乡。

第三，土匪家属多。”

“有具体材料吗？”

“有！你讲吧，要什么材料？”

王群说：“请你谈谈有关的数字，全村有多少人口？多少户？你说的‘三多’各有多少？民兵的枪枝弹药的配备情况如何？敌我思想动态怎样？”

徐翠根据王群的要求，边翻着小本本，边讲着，从她的叙述中，使王群清楚地感觉到：莫家山的确是个敌我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地方。全行政村，有一百七十三户，除去六十二户军、工、烈属与经常参加活动的民兵、干部外，有四十四户是土匪家属，十三户恶霸地主，剩下的五十四户，有的家里没有年青人，有的是通过匪的。莫家山基本情况虽很复杂，但谈到目前的敌我思想动态时，徐翠却谈不出太具体的东西来，似乎那里是风平浪静似的。王群觉得奇怪了，便又追问下去：“据你看，现在莫家山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徐翠不加思索地答道：“这还用讲，当然是敌我矛盾！”

王群又问：“除了上面谈到的外，还有什么情况吗？”

徐翠说：“我们的民兵离不了部队。部队一来，民兵、干部情绪就高涨，意见也容易统一；部队一离开，干部、民兵情绪就低落，分歧意见也就会多。干部、民兵是这样，群众更不用说了。”

王群站了起来，习惯地在房内走动。经过一阵思索后，他象若有所悟地停来说：“是不是也同别地一样，干部与民兵队伍，组织还不纯呢？”

为了回答王群的疑问，徐翠介绍了莫家山的干部情况：“主要干部是这几个：民兵队长黄干，佃农出身，解放前杀过地主黄维心的父亲和弟弟，现在表现很积极，村上的工作，主要是靠他；

妇女主任苏凤姣，也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干部，只是她的历史情况我还没弄清楚，这个人工作表现虽还不错，就是爱与黄干吵架；村长黄蝠，解放前当过几个月伪甲长，是个懦弱无能的人；农会主任莫威，很少讲话，但工作却很踏实。这些干部，在过去的减租退押斗争中，都是主动接近部队和工作队的，除苏凤姣外，他们家中也都很穷……”她还想谈谈出席过省农代会的妇女代表黄容的情况，但考虑了一下之后没有谈了。因为，黄容虽是个出身很穷苦的农民，本质上是好的，但目前表现并不太积极，究竟能不能在短时期内把黄容发动起来，她还没把握。这样，就很难表示自己的肯定意见。在一位新到的领导同志面前，谈出自己不能表示明确的看法的情况来，似乎不太必要。

听了徐翠对莫家山干部情况的介绍后，王群进一步看出，情况很不简单。同时，他也从中认识到：徐翠不仅有着顽强的性格，而且，她的工作是深入、细致，并能正确分析问题的。这使他很想了解更多，这个丫头出身，入党与参加革命的时间都不算长的女同志的成长过程。但由于初次见面，他没有问她私人的事。现在，他继续询问黄干与苏凤姣的历史情况。

徐翠说：“黄干，没有问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了，讲起他的历史，话长；苏凤姣名义上是苏老寡妇的女儿，可是，解放前，她有十多年不在家，一时还搞不清她在这段时间干了些什么，不过，初步也了解到一些。现在，我详细谈谈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好，谈得越详细越好。他们的历史情况，一定要弄清楚。”王群说。

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照在窗子上，一缕光线，穿过薄薄的绵纸，溜进了房内。她正轻快地翻着小本本，准备讲述黄干与苏凤姣的情况时，门外面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起来。王群忙站起身，走了出去。

王群听完了电话，把听筒放下，见徐翠已站在他的身边，便问道：“你猜是谁打来的电话？”

徐翠说：“徐政委。”

王群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对吗？徐政委说些什么？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指示？”

王群边走边说：“是的，有很重要的指示。”他们走进了房门，继续方才的谈话：“徐政委说，敌人以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要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这几天，省内不少地方土匪闹暴动，打农会，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昨天，我们县西山区的土匪也在暴动，机枪连已经调到那里去了。我们这里，从目前情况看，也可能不会例外。因此，县委决定，为了避免干部损失，暂时把区里的干部，全部从乡下调回区来，等候县委指示再下乡。并要求我们加倍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

这消息，对徐翠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她感到十分意外。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尽管躲在大山中的土匪，还威胁着莫家山的安全，但那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罢了，土匪很快就会被解放军消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谣言，虽然扰乱着人心，但，那也只不过是谣言而已，一经揭发，也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了。她决没有想到，土匪竟敢搞什么暴动！因此，她不安地问道：“是真的？”

王群十分认真地答道：“徐政委讲的，还会有假？”

徐翠抱着难以理解的心情说：“过去几个月，虽然土匪仍很猖獗，但除了山区与接近山区的一些村子外，大部分地区还是平静的。我想，土匪很快就会被我们全部消灭，怎么他们还敢发动新的暴动呢！你们老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一提到家乡，王群滔滔不绝地说：“拿我们河南来说，土匪